



□王永福

# 说长道短话随笔

随笔，顾名思义，即将作者所思所见所想短而精的文章。它可以记事、抒情，又可以恰如其分地发表议论，亦即随笔而记之。

笔者最先阅读的随笔文章，是上个世纪末学林出版社推出的金庸、梁羽生、百剑堂主著的《三剑楼随笔》，读完可谓大开眼界。

当时香港《大公报》的三位青年编辑查良镛（金庸）、陈文统（梁羽生）、陈凡（百剑堂主）同写武侠小说，人称“文坛三剑客”。1956年10月，他们突发奇想，在《大公报》副刊上开设专栏《三剑客》，三人合写，每人每日一稿，以展现“三剑客”“交汇时互放光芒”。他们潇洒、隽永的散文彩笔，为“三剑楼”增辉添色，给“新派武侠”留下了历史的见证。

三剑客的文笔潇洒、隽永，或谈历史掌故、名人轶事，或评琴棋书画、诗词联语；或论神话武侠、剧影歌舞，一言以蔽之，古今中外无所不谈，篇篇自成格局，似神来之笔，深受读者欢迎。

由此可见，散文随笔古已有之，是散文的一个分支。五四运动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西风东渐，随笔凭借挥洒自如、谈笑风生、富有情趣的特点，为读者喜闻乐见，写作势头也顺势而兴，愈发兴旺发达。

后来，随着新闻媒体的兴旺发达，随笔顺势而为，在新闻园地大放异彩，后来居上，独领风骚，广受读者喜爱。

新闻随笔这一新兴文体，相对于小说诗歌这些传统文体而言，更容易操作。似乎凡粗通文墨的作者，都可以挥戈上阵。但随笔易写难攻，并非像有的读者想的那样可以随意挥洒、不讲章法，把随笔当成一个筐，什么货色都往里装。就像当年杂文写作风行时，杂文遍地开花，粗通文墨者蜂拥而上，杂文学会、研究会也应运而生。笔者时任烟台日报主要领导，也当上了烟台杂文学会的会长和省杂文学会的常务理事以及秘书长，风光了一阵子，以致退休离岗后，依然挂着这个虚职。

根据笔者的实践体会，杂文随笔不是杂七杂八的文章，与其他文体相比，更须讲究章法。五四以来，中国文坛的领军人物鲁迅先生以身作则，以自己的实践为我们树立了写好杂文随笔的榜样，以幽默风趣引领风骚。

近日，笔者认真拜读了两本杂文随笔集，一是著名作家老舍先生的《多鼠斋杂谈》，另一本是海外侨胞陈九先生的《域外随笔》。陈九是深具影响力的华人作家和诗人，曾任美国海外华文笔会会长。《域外随笔》生动真切地表达了血浓于水的国情，且文章充满了乐观幽默诙谐感，令读者捧腹而乐。老舍先生更是五四以来中国文坛以幽默著称的伟大作家，不仅小说创作独具风格闻名于世，更是幽默随笔写作大手笔，是我们后来者学习随笔写作的领军人物，率先垂范。

记得有一年秋天，我正经历着一段难熬的日子。工作不顺，身体也出了些问题，整个人灰心得很。那时忽然收到一位故友的微信。内容很短，只有几行字：“昨天梦到了我们曾经一起玩耍的情景，醒来窗外月色如水，不知你近来可好？”就这么几句，没有安慰，没有询问，甚至连具体的事情都没提，可不知为什么，读着读着，我的眼泪就落了下来。那一刻，所有的委屈与疲惫，仿佛都被这淡淡的话语接住了。那个人没有问我在经历什么，却好像什么都懂。后来我回信，也只说了句：“秋深了，你也添件衣裳。”——有些情谊，是不必说破的。

前些日子在街上偶然遇见一位旧友，算来有七八年未见了。彼此都怔了一下，继而相视一笑。没有客套的寒暄，没有刻意的热络，只是淡淡地说着各自的近况，就像昨天才分开一样自然。临别时他说：“你还是老样子。”我点点头，心里忽然觉得温暖。这些年各自经历了许多，可那份相知，始终没有变。我想起少年时与他一同读书的日子。那时我们常去村里后面的小山上，坐在一块大石头上，看远处的田野与炊烟。他不太

“扶着春的气息的南风，吹着他的头发，报春的燕子往来梭巡，空中充满了它们呢喃的繁音，新生的绿草，笑迷迷地软瘫在地上，像是正和低着头的蒲公英的小黄花在绵绵情话；杨柳的柔条很苦闷似的聊为摇曳，它显然是因为看见身边的桃树还只有小嫩芽，觉得太寂寞了。”读着茅盾的《蚀》，一下子就想到了“妙笔生花”这个词语。作者的笔不但妙，还有温度，读着读着，有趣味。我相信，看过这段话，字再踏上田野，我会用柔情的眼光去看大地上的那些小草野菜，用有温度的手轻抚杨柳柔枝。

“这些是米的孩子，麦的孩子，棉花的孩子……笑嚷嚷地挤在这松软深阔的胸膛里，泥土的香气，熏得他们有点发昏，他们不住地彼此摇撼呼唤着叫：‘弟兄们，姐妹们，这里面太挤了，让我出去疏散疏散吧！’”读冰心的《我们把春天吵醒了》时，我仿佛听到了种子们调皮的嬉戏打闹声。作者的内心该有多丰盈、多有趣，才能写出如此灵动的文字。

“我爱这迟来的春天。因为这样的春天不是依节气而来的，它是靠着自身顽强的拼争，逐渐摆脱冰雪的桎梏，曲曲折折地接近温暖，苦熬出来的。也就是说，极北的春天，是一点一点化开的。它从果敢到四月甚至五月，沉着果敢，心无旁骛，直到把冰与雪，安葬到泥土深处，然后让它们的精魂，又化作自己根芽萌发的雨露。春天在一点一点化开的过程中，一天天地羽翼丰满起来了。”在迟子建的《北方的盐》里，北方的初春注定不是杨柳如烟、诗意盎然的画卷，而是一点点从冰层里化开的。寥寥数句，北方姗姗来迟的春天风貌便展现在眼前，甚至让人忍不住打个寒颤。

自《诗经》《楚辞》起，历代文人墨客无不以春为灵感，留下大量传世佳作。如“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沾衣欲湿杏花雨，吹面不寒杨柳风”“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等等。

春天，万物复苏，生机勃勃，一年四季从此开始。名家笔下的十里春光，为每个春天增添了永恒的诗意与哲思。当春日气息扑面而来时，重温这些文字，便沉醉于季节的馈赠之中。

至让人忍不住打个寒颤。自《诗经》《楚辞》起，历代文人墨客无不以春为灵感，留下大量传世佳作。如“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沾衣欲湿杏花雨，吹面不寒杨柳风”“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等等。

春天，万物复苏，生机勃勃，一年四季从此开始。名家笔下的十里春光，为每个春天增添了永恒的诗意与哲思。当春日气息扑面而来时，重温这些文字，便沉醉于季节的馈赠之中。

至让人忍不住打个寒颤。自《诗经》《楚辞》起，历代文人墨客无不以春为灵感，留下大量传世佳作。如“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沾衣欲湿杏花雨，吹面不寒杨柳风”“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等等。

至让人忍不住打个寒颤。自《诗经》《楚辞》起，历代文人墨客无不以春为灵感，留下大量传世佳作。如“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沾衣欲湿杏花雨，吹面不寒杨柳风”“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等等。

至让人忍不住打个寒颤。自《诗经》《楚辞》起，历代文人墨客无不以春为灵感，留下大量传世佳作。如“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沾衣欲湿杏花雨，吹面不寒杨柳风”“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等等。

至让人忍不住打个寒颤。自《诗经》《楚辞》起，历代文人墨客无不以春为灵感，留下大量传世佳作。如“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沾衣欲湿杏花雨，吹面不寒杨柳风”“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等等。

至让人忍不住打个寒颤。自《诗经》《楚辞》起，历代文人墨客无不以春为灵感，留下大量传世佳作。如“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沾衣欲湿杏花雨，吹面不寒杨柳风”“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等等。

说话，我也不爱说话，两个人就那么静静地坐着，一下午就过去了。夕阳西下的时候，他忽然说：“走吧。”我便站起来，拍拍身上



的土，一同下山。现在想来，那样的时光，才是真正的好时光。

这样的情谊，是不需要频繁联系的。偶尔想起，写封信，发条信息，或者只是静静地想念一会儿，也就够了。

就像水，也不必非得滚烫，也不必冻成坚冰，常温就好。常温的水，最是养人。

可这“淡”字，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难。我们总是不自觉地想要抓住些什么，想要证明些什么。朋友久不来信，便疑心是不是生分了；见面时话少了，便担心是不是无趣了。殊不知，越是执着于这些表象，离真正的相知越远。就像水中望月，你越想捞起那轮月影，它越是碎得厉害。只有静静地看，淡淡地欣赏，那月色才真正属于你。

窗外的雨不知何时停了。天边露出一角晴空，淡蓝淡蓝的，像洗过一样。我拿起手机，想给远方的故人发一条信息。可拿起手机来，却又不知该写些什么。想了许久，只敲出几个字：“今日天气好，想起你来。”顿了顿，又补了一句：“你那里，想必也是晴天罢。”我知道，那个人收到信息后，大约也只是淡淡一笑，然后简单回几句。可那份淡淡的惦念，会像水一样，悄悄地流进彼此的心里。

人生在世，能遇见几个这样的知己呢？不必多，三两个足矣。他们像远山，像清泉，像天上的淡月，不常在眼前，却常在心中。这样的情谊，不必执着于表象，也不必刻意追求。它就在那里，如水一般，淡淡的，却不可或缺。执象而求，咫尺千里；不执于象，千里咫尺。这大约就是君子之交的真意了。

人生在世，能遇见几个这样的知己呢？不必多，三两个足矣。他们像远山，像清泉，像天上的淡月，不常在眼前，却常在心中。这样的情谊，不必执着于表象，也不必刻意追求。它就在那里，如水一般，淡淡的，却不可或缺。执象而求，咫尺千里；不执于象，千里咫尺。这大约就是君子之交的真意了。

人生在世，能遇见几个这样的知己呢？不必多，三两个足矣。他们像远山，像清泉，像天上的淡月，不常在眼前，却常在心中。这样的情谊，不必执着于表象，也不必刻意追求。它就在那里，如水一般，淡淡的，却不可或缺。执象而求，咫尺千里；不执于象，千里咫尺。这大约就是君子之交的真意了。

人生在世，能遇见几个这样的知己呢？不必多，三两个足矣。他们像远山，像清泉，像天上的淡月，不常在眼前，却常在心中。这样的情谊，不必执着于表象，也不必刻意追求。它就在那里，如水一般，淡淡的，却不可或缺。执象而求，咫尺千里；不执于象，千里咫尺。这大约就是君子之交的真意了。

人生在世，能遇见几个这样的知己呢？不必多，三两个足矣。他们像远山，像清泉，像天上的淡月，不常在眼前，却常在心中。这样的情谊，不必执着于表象，也不必刻意追求。它就在那里，如水一般，淡淡的，却不可或缺。执象而求，咫尺千里；不执于象，千里咫尺。这大约就是君子之交的真意了。

人生在世，能遇见几个这样的知己呢？不必多，三两个足矣。他们像远山，像清泉，像天上的淡月，不常在眼前，却常在心中。这样的情谊，不必执着于表象，也不必刻意追求。它就在那里，如水一般，淡淡的，却不可或缺。执象而求，咫尺千里；不执于象，千里咫尺。这大约就是君子之交的真意了。

人生在世，能遇见几个这样的知己呢？不必多，三两个足矣。他们像远山，像清泉，像天上的淡月，不常在眼前，却常在心中。这样的情谊，不必执着于表象，也不必刻意追求。它就在那里，如水一般，淡淡的，却不可或缺。执象而求，咫尺千里；不执于象，千里咫尺。这大约就是君子之交的真意了。

人生在世，能遇见几个这样的知己呢？不必多，三两个足矣。他们像远山，像清泉，像天上的淡月，不常在眼前，却常在心中。这样的情谊，不必执着于表象，也不必刻意追求。它就在那里，如水一般，淡淡的，却不可或缺。执象而求，咫尺千里；不执于象，千里咫尺。这大约就是君子之交的真意了。

人生在世，能遇见几个这样的知己呢？不必多，三两个足矣。他们像远山，像清泉，像天上的淡月，不常在眼前，却常在心中。这样的情谊，不必执着于表象，也不必刻意追求。它就在那里，如水一般，淡淡的，却不可或缺。执象而求，咫尺千里；不执于象，千里咫尺。这大约就是君子之交的真意了。

人生在世，能遇见几个这样的知己呢？不必多，三两个足矣。他们像远山，像清泉，像天上的淡月，不常在眼前，却常在心中。这样的情谊，不必执着于表象，也不必刻意追求。它就在那里，如水一般，淡淡的，却不可或缺。执象而求，咫尺千里；不执于象，千里咫尺。这大约就是君子之交的真意了。

人生在世，能遇见几个这样的知己呢？不必多，三两个足矣。他们像远山，像清泉，像天上的淡月，不常在眼前，却常在心中。这样的情谊，不必执着于表象，也不必刻意追求。它就在那里，如水一般，淡淡的，却不可或缺。执象而求，咫尺千里；不执于象，千里咫尺。这大约就是君子之交的真意了。

人生在世，能遇见几个这样的知己呢？不必多，三两个足矣。他们像远山，像清泉，像天上的淡月，不常在眼前，却常在心中。这样的情谊，不必执着于表象，也不必刻意追求。它就在那里，如水一般，淡淡的，却不可或缺。执象而求，咫尺千里；不执于象，千里咫尺。这大约就是君子之交的真意了。

人生在世，能遇见几个这样的知己呢？不必多，三两个足矣。他们像远山，像清泉，像天上的淡月，不常在眼前，却常在心中。这样的情谊，不必执着于表象，也不必刻意追求。它就在那里，如水一般，淡淡的，却不可或缺。执象而求，咫尺千里；不执于象，千里咫尺。这大约就是君子之交的真意了。

人生在世，能遇见几个这样的知己呢？不必多，三两个足矣。他们像远山，像清泉，像天上的淡月，不常在眼前，却常在心中。这样的情谊，不必执着于表象，也不必刻意追求。它就在那里，如水一般，淡淡的，却不可或缺。执象而求，咫尺千里；不执于象，千里咫尺。这大约就是君子之交的真意了。

人生在世，能遇见几个这样的知己呢？不必多，三两个足矣。他们像远山，像清泉，像天上的淡月，不常在眼前，却常在心中。这样的情谊，不必执着于表象，也不必刻意追求。它就在那里，如水一般，淡淡的，却不可或缺。执象而求，咫尺千里；不执于象，千里咫尺。这大约就是君子之交的真意了。

人生在世，能遇见几个这样的知己呢？不必多，三两个足矣。他们像远山，像清泉，像天上的淡月，不常在眼前，却常在心中。这样的情谊，不必执着于表象，也不必刻意追求。它就在那里，如水一般，淡淡的，却不可或缺。执象而求，咫尺千里；不执于象，千里咫尺。这大约就是君子之交的真意了。

人生在世，能遇见几个这样的知己呢？不必多，三两个足矣。他们像远山，像清泉，像天上的淡月，不常在眼前，却常在心中。这样的情谊，不必执着于表象，也不必刻意追求。它就在那里，如水一般，淡淡的，却不可或缺。执象而求，咫尺千里；不执于象，千里咫尺。这大约就是君子之交的真意了。

人生在世，能遇见几个这样的知己呢？不必多，三两个足矣。他们像远山，像清泉，像天上的淡月，不常在眼前，却常在心中。这样的情谊，不必执着于表象，也不必刻意追求。它就在那里，如水一般，淡淡的，却不可或缺。执象而求，咫尺千里；不执于象，千里咫尺。这大约就是君子之交的真意了。

人生在世，能遇见几个这样的知己呢？不必多，三两个足矣。他们像远山，像清泉，像天上的淡月，不常在眼前，却常在心中。这样的情谊，不必执着于表象，也不必刻意追求。它就在那里，如水一般，淡淡的，却不可或缺。执象而求，咫尺千里；不执于象，千里咫尺。这大约就是君子之交的真意了。

人生在世，能遇见几个这样的知己呢？不必多，三两个足矣。他们像远山，像清泉，像天上的淡月，不常在眼前，却常在心中。这样的情谊，不必执着于表象，也不必刻意追求。它就在那里，如水一般，淡淡的，却不可或缺。执象而求，咫尺千里；不执于象，千里咫尺。这大约就是君子之交的真意了。

人生在世，能遇见几个这样的知己呢？不必多，三两个足矣。他们像远山，像清泉，像天上的淡月，不常在眼前，却常在心中。这样的情谊，不必执着于表象，也不必刻意追求。它就在那里，如水一般，淡淡的，却不可或缺。执象而求，咫尺千里；不执于象，千里咫尺。这大约就是君子之交的真意了。

人生在世，能遇见几个这样的知己呢？不必多，三两个足矣。他们像远山，像清泉，像天上的淡月，不常在眼前，却常在心中。这样的情谊，不必执着于表象，也不必刻意追求。它就在那里，如水一般，淡淡的，却不可或缺。执象而求，咫尺千里；不执于象，千里咫尺。这大约就是君子之交的真意了。

## 君子之交

哲理小篇

□王永福

人生在世，能遇见几个这样的知己呢？不必多，三两个足矣。他们像远山，像清泉，像天上的淡月，不常在眼前，却常在心中。这样的情谊，不必执着于表象，也不必刻意追求。它就在那里，如水一般，淡淡的，却不可或缺。执象而求，咫尺千里；不执于象，千里咫尺。这大约就是君子之交的真意了。

人生在世，能遇见几个这样的知己呢？不必多，三两个足矣。他们像远山，像清泉，像天上的淡月，不常在眼前，却常在心中。这样的情谊，不必执着于表象，也不必刻意追求。它就在那里，如水一般，淡淡的，却不可或缺。执象而求，咫尺千里；不执于象，千里咫尺。这大约就是君子之交的真意了。

人生在世，能遇见几个这样的知己呢？不必多，三两个足矣。他们像远山，像清泉，像天上的淡月，不常在眼前，却常在心中。这样的情谊，不必执着于表象，也不必刻意追求。它就在那里，如水一般，淡淡的，却不可或缺。执象而求，咫尺千里；不执于象，千里咫尺。这大约就是君子之交的真意了。

人生在世，能遇见几个这样的知己呢？不必多，三两个足矣。他们像远山，像清泉，像天上的淡月，不常在眼前，却常在心中。这样的情谊，不必执着于表象，也不必刻意追求。它就在那里，如水一般，淡淡的，却不可或缺。执象而求，咫尺千里；不执于象，千里咫尺。这大约就是君子之交的真意了。

人生在世，能遇见几个这样的知己呢？不必多，三两个足矣。他们像远山，像清泉，像天上的淡月，不常在眼前，却常在心中。这样的情谊，不必执着于表象，也不必刻意追求。它就在那里，如水一般，淡淡的，却不可或缺。执象而求，咫尺千里；不执于象，千里咫尺。这大约就是君子之交的真意了。

人生在世，能遇见几个这样的知己呢？不必多，三两个足矣。他们像远山，像清泉，像天上的淡月，不常在眼前，却常在心中。这样的情谊，不必执着于表象，也不必刻意追求。它就在那里，如水一般，淡淡的，却不可或缺。执象而求，咫尺千里；不执于象，千里咫尺。这大约就是君子之交的真意了。

人生在世，能遇见几个这样的知己呢？不必多，三两个足矣。他们像远山，像清泉，像天上的淡月，不常在眼前，却常在心中。这样的情谊，不必执着于表象，也不必刻意追求。它就在那里，如水一般，淡淡的，却不可或缺。执象而求，咫尺千里；不执于象，千里咫尺。这大约就是君子之交的真意了。

人生在世，能遇见几个这样的知己呢？不必多，三两个足矣。他们像远山，像清泉，像天上的淡月，不常在眼前，却常在心中。这样的情谊，不必执着于表象，也不必刻意追求。它就在那里，如水一般，淡淡的，却不可或缺。执象而求，咫尺千里；不执于象，千里咫尺。这大约就是君子之交的真意了。

人生在世，能遇见几个这样的知己呢？不必多，三两个足矣。他们像远山，像清泉，像天上的淡月，不常在眼前，却常在心中。这样的情谊，不必执着于表象，也不必刻意追求。它就在那里，如水一般，淡淡的，却不可或缺。执象而求，咫尺千里；不执于象，千里咫尺。这大约就是君子之交的真意了。

人生在世，能遇见几个这样的知己呢？不必多，三两个足矣。他们像远山，像清泉，像天上的淡月，不常在眼前，却常在心中。这样的情谊，不必执着于表象，也不必刻意追求。它就在那里，如水一般，淡淡的，却不可或缺。执象而求，咫尺千里；不执于象，千里咫尺。这大约就是君子之交的真意了。

人生在世，能遇见几个这样的知己呢？不必多，三两个足矣。他们像远山，像清泉，像天上的淡月，不常在眼前，却常在心中。这样的情谊，不必执着于表象，也不必刻意追求。它就在那里，如水一般，淡淡的，却不可或缺。执象而求，咫尺千里；不执于象，千里咫尺。这大约就是君子之交的真意了。

人生在世，能遇见几个这样的知己呢？不必多，三两个足矣。他们像远山，像清泉，像天上的淡月，不常在眼前，却常在心中。这样的情谊，不必执着于表象，也不必刻意追求。它就在那里，如水一般，淡淡的，却不可或缺。执象而求，咫尺千里；不执于象，千里咫尺。这大约就是君子之交的真意了。

人生在世，能遇见几个这样的知己呢？不必多，三两个足矣。他们像远山，像清泉，像天上的淡月，不常在眼前，却常在心中。这样的情谊，不必执着于表象，也不必刻意追求。它就在那里，如水一般，淡淡的，却不可或缺。执象而求，咫尺千里；不执于象，千里咫尺。这大约就是君子之交的真意了。

人生在世，能遇见几个这样的知己呢？不必多，三两个足矣。他们像远山，像清泉，像天上的淡月，不常在眼前，却常在心中。这样的情谊，不必执着于表象，也不必刻意追求。它就在那里，如水一般，淡淡的，却不可或缺。执象而求，咫尺千里；不执于象，千里咫尺。这大约就是君子之交的真意了。

人生在世，能遇见几个这样的知己呢？不必多，三两个足矣。他们像远山，像清泉，像天上的淡月，不常在眼前，却常在心中。这样的情谊，不必执着于表象，也不必刻意追求。它就在那里，如水一般，淡淡的，却不可或缺。执象而求，咫尺千里；不执于象，千里咫尺。这大约就是君子之交的真意了。

人生在世，能遇见几个这样的知己呢？不必多，三两个足矣。他们像远山，像清泉，像天上的淡月，不常在眼前，却常在心中。这样的情谊，不必执着于表象，也不必刻意追求。它就在那里，如水一般，淡淡的，却不可或缺。执象而求，咫尺千里；不执于象，千里咫尺。这大约就是君子之交的真意了。

人生在世，能遇见几个这样的知己呢？不必多，三两个足矣。他们像远山，像清泉，像天上的淡月，不常在眼前，却常在心中。这样的情谊，不必执着于表象，也不必刻意追求。它就在那里，如水一般，淡淡的，却不可或缺。执象而求，咫尺千里；不执于象，千里咫尺。这大约就是君子之交的真意了。

人生在世，能遇见几个这样的知己呢？不必多，三两个足矣。他们像远山，像清泉，像天上的淡月，不常在眼前，却常在心中。这样的情谊，不必执着于表象，也不必刻意追求。它就在那里，如水一般，淡淡的，却不可或缺。执象而求，咫尺千里；不执于象，千里咫尺。这大约就是君子之交的真意了。

人生在世，能遇见几个这样的知己呢？不必多，三两个足矣。他们像远山，像清泉，像天上的淡月，不常在眼前，却常在心中。这样的情谊，不必执着于表象，也不必刻意追求。它就在那里，如水一般，淡淡的，却不可或缺。执象而求，咫尺千里；不执于象，千里咫尺。这大约就是君子之交的真意了。

人生在世，能遇见几个这样的知己呢？不必多，三两个足矣。他们像远山，像清泉，像天上的淡月，不常在眼前，却常在心中。这样的情谊，不必执着于表象，也不必刻意追求。它就在那里，如水一般，淡淡的，却不可或缺。执象而求，咫尺千里；不执于象，千里咫尺。这大约就是君子之交的真意了。

## 『美感』之于生活

坐着起

□潘振华

何为美感？书中云：美感，就是人对事物“美”的直观感受与精神愉悦，是主观情感与客观形式相遇时产生的共鸣。那么，“美感”之于生活是怎样的存在呢？

首先，人要有感知美的能力。世上从来就不缺少美，缺的是发现美的眼睛。记得跟着老师外出拍梅时，当我感慨地问道：“你咋就能有这独特的视角发现这奇特的造型呢？”老师轻描淡写的一句“你知道我读过了多少关于咏梅的诗词，我拍了多少年的梅吗”让我醍醐灌顶。原来，美感除了是天生的“敏感”，还可以是后天的修为。

当客观形式诸如对称、均衡、节奏、韵律、简洁、层次、色彩协调等符合大众审美的规律，让人们第一眼看到、听到、触到就感到舒服、和谐、动人时，最直观的美感就产生了。但是，美向来不只在外表，更在触动内心。当外在美好的事物直接抓住你的眼球又触动了你的心灵，产生共鸣时，这就达成了美感的最高境界。它会在不自觉中促进多巴胺和肾上腺素的分泌，滋养你的生活，愉悦你的精神，丰富你的情怀。

其次，人要有展示美的修为。记得疫情的那几年，网上曾有人对上海女人即便只是出门做个核酸检测也要精心打扮一番的行为表示非常不理解，并质疑“何必非要‘打扮给谁看’”。其实，展示美是一种修养、一种态度、一种捷径、一种方式。因为打扮自己，从来不是为了迁就别人，而是在取悦自己的同时，又彰显了由内而外的修养。连古人都晓得“言语压君子，衣冠镇小人，先敬罗衣后敬人，先敬皮囊后敬魂”这种“形象是第一名片”的道理，当下的我们岂不更应该懂得，人往往有着“以貌取人”地先看外表、看气质和神韵，再看谈吐的惯性思维和底层逻辑。为此，穿着得体就是你在既重视自己又尊重他人的前提下，

生活，而美感才能够定义你人生的上限。它会让你平淡的生活变得有滋有味，让你的生活可以不贵，但是很美。

所以说，审美是一个人最高级的修行，审美决定了我们看世界的方式，决定了我们生活的质感，更决定了我们人生的高度。毕竟，活得好，才是真正的美！

生活，而美感才能够定义你人生的上限。它会让你平淡的生活变得有滋有味，让你的生活可以不贵，但是很美。

所以说，审美是一个人最高级的修行，审美决定了我们看世界的方式，决定了我们生活的质感，更决定了我们人生的高度。毕竟，活得好，才是真正的美！

生活，而美感才能够定义你人生的上限。它会让你平淡的生活变得有滋有味，让你的生活可以不贵，但是很美。

## 名家笔下的春日画卷

心香一瓣

□鲁从娟

翻看微信摄影群，有的摄影师晒南山公园里的梅花，有的晒凤凰山公园的杏花，有的晒黄海水城市花园的白玉兰，而摄影师清风，则晒柳枝和青草的萌芽，每一张图片都细微而萌动。我今年春天有些忙，没空外出寻春赏花，翻看这些图片倒也能慰藉一下自己的小失落。白天忙忙碌碌的，晚上洗刷完毕，月上柳梢时，这段时间就属于我自由支配了。我很享受这个高光时刻，可以在床上随意翻翻书。虽没空外出，但在文字里捕捉名家笔下的十里春光，感受春天的美好与诗意。

“如果留心细看，那向阳山坡的枯草间，已经冒出了一些青草的嫩芽。同时，还有些别的树木的枝条也开始泛出鲜亮的活色，鼓起了青春的苞蕾，像刚开始发育的姑娘一样令人悦目。”读着路遥的《平凡的世界》，我仿佛置身于田野，看到那带着绒毛的树芽，看到草芽从土缝里怯怯地冒出，鹅黄的尖儿轻触第一缕春光。这是春天最温柔也最坚韧的序曲，展现出春日蓬勃向上的气象。

“天气已经将近四月了，接连而来的晴天，中间隔着几次小雨，把园中各样树木皆重新装扮过了。各样花草都仿佛正努力从地下拔起，在温暖日头下，守着本分，静静地立着，尽那只谁也看不见的手来铺排，按照秩序发叶开花。开过了花还有责任的，皆在在叶底花蒂处，缀着小小的一粒果子。这时傍那一列长长的围墙，成排栽植的碧桃花，正同火焰那么热闹地开放。”在《春》里，沈从文以细腻的观察力，捕捉了花草在春日暖阳下“守着本分，静静地立着”的姿态，呈现出一种自然而然的秩序与静谧之美。

“春天，枯黄的原野变绿了。新绿的叶子在枯枝上长出来。阳光温柔地对每个人微笑，鸟儿在歌唱飞翔，花开放着，红的花、白的花、紫的花。星闪耀着，红的星、绿的星、白的星。蔚蓝的天，自由的风，梦一般美丽的爱情。”读巴金的《春天里的秋天》，且不说里面那个凄楚动人的爱情故事，就看这段文字里的春暖花开，是不是就已经陶醉了？阳光温柔地对每个人微笑，花儿也开得铺天盖地，读到这里，幻想着自己穿着漂亮的花裙子，在春光明媚里翩翩起舞。

这么想着，发现自己嘴角上扬，心花怒放。

这么想着，发现自己嘴角上扬，心花怒放。

这么想着，发现自己嘴角上扬，心花怒放。

这么想着，发现自己嘴角上扬，心花怒放。

这么想着，发现自己嘴角上扬，心花怒放。

这么想着，发现自己嘴角上扬，心花怒放。

这么想着，发现自己嘴角上扬，心花怒放。

这么想着，发现自己嘴角上扬，心花怒放。

### 征稿启事

本版征集优秀散文、书评。要求角度新颖、笔触独特、贴近当代读者审美和品位。

投稿邮箱:ytrbzk@126.com



哲理小篇

□王永福



坐着起

□潘振华



心香一瓣

□鲁从娟



心灵微品

□王永福

# 说长道短话随笔

随笔，顾名思义，即将作者所思所见所想短而精的文章。它可以记事、抒情，又可以恰如其分地发表议论，亦即随笔而记之。

笔者最先阅读的随笔文章，是上个世纪末学林出版社推出的金庸、梁羽生、百剑堂主著的《三剑楼随笔》，读完可谓大开眼界。

当时香港《大公报》的三位青年编辑查良镛（金庸）、陈文统（梁羽生）、陈凡（百剑堂主）同写武侠小说，人称“文坛三剑客”。1956年10月，他们突发奇想，在《大公报》副刊上开设专栏《三剑客》，三人合写，每人每日一稿，以展现“三剑客”“交汇时互放光芒”。他们潇洒、隽永的散文彩笔，为“三剑楼”增辉添色，给“新派武侠”留下了历史的见证。

三剑客的文笔潇洒、隽永，或谈历史掌故、名人轶事，或评琴棋书画、诗词联语；或论神话武侠、剧影歌舞，一言以蔽之，古今中外无所不谈，篇篇自成格局，似神来之笔，深受读者欢迎。

由此可见，散文随笔古已有之，是散文的一个分支。五四运动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西风东渐，随笔凭借挥洒自如、谈笑风生、富有情趣的特点，为读者喜闻乐见，写作势头也顺势而兴，愈发兴旺发达。